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二十三回 評花選名士風流 說戲文樞臣寡陋

話說跑堂對王、謝二位道：「這幾位有生有熟。那打人的姓王，是個寶坻人。勸架的姓溫，是溫制台的後人，本身中過探花，是山西老根，久在北京，他宅子住在後孫公園。這兩位老爺都常來吃飯。那挨打的卻不認識，只知他也是翰林院衙門的。」嵩如、恩潼問得明白，遂開發了飯賬，各自回去。次日，恩潼見著孫春山，把這節事對他說了一遍。春山也覺好笑。一日，到延四爺那裡閒談：不免轉告了延四爺。延四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真是無奇不有。我記得先輩傳說翁覃（xi）、錢籟石兩位先生，每逢相遇，必談杜詩，卻是沒有一次說得相合，總是先爭後罵，揪住一打才算完事。今番這椿笑話，雖與兩位先生雅俗不同，然而也可以作個談料。」春山道：「這位王君，四爺可曉得他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翰林後輩，我也不全認識。但這個姓王的，我卻略知一二。他叫王慶祺，是寶坻縣人，只有一條好嗓子，學得極好張二奎的笨唱。要到了飯館子裡，在飯桌兒上，叫人拉著胡琴，或是吹著笛子，聽他幾句西皮二黃，還不甚難聽。至於戲裡的身份，他是一竅不通。怎麼就敢自稱懂戲，跟外行充老老，未免太不自量。並且他這個人品行不甚高超，專門借著會唱結交一干的權要，實是縉紳之差。那個揚州人譏誚他下同俳優，倒罵在病根子上了。」春山道：「四爺說的極是。士大夫懂戲，雖是目下風尚，不算什麼；只這懂戲裡面也得要講品格。即如四爺，總算是官中第一懂戲的，卻是在官言官，在戲言戲，自從升了內閣學士之後，連闊人家的戲提調都不肯作，真可欽佩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在官言官，在戲言戲，不但敦品，而且省了好些氣。我若逢人便同他談戲，早被倭良峰、李西園那些道學先生把我參掉了。再者戲雖小道，實不是容易談的。人不懂戲，也算清高。不知怎麼，都下的時賢總不肯認這個賬。官商未諳，曲調未通，在稠人廣座之中，偏要大聲談戲。他們談唱工，只說個腔調玲瓏。你若問他怎樣的玲瓏，他也說不出。談做派只說個體貼細膩。你若問他怎樣的細膩，他也說不出。說到武戲，更是莫名其妙，只用些穢練鬆懈不相干的浮泛話頭來作褒貶。但你說他不聽戲，他總不願意。真不可解。我親眼看見伶人演《鐵籠山》，減得七零八落，他還點頭叫好。這樣人，豈可同他談戲！更有一種人也學過戲，也懂得唱，比方才說的這一類，稍明白一點。只是將有三分，便自以為十分，凡自家不通經的去處，便百般詆毀道：前人留的這一門不好。所為是掩蓋自己的虧欠。他那荒謬也不算少。還有新從村裡來的，乍見京中名班名角，和他那山貓野猴不是一樣，反說京戲不好。這也是一重業障。我實在生不了那許多的閒氣，因此我除非會著至近的這幾位個中人，決不言戲之一字。」春山道：「他們既不懂戲，不如學個鄉下老兒，老老實實去看小媳婦兒，倒還不矢志誠。」延四爺搖手道：「他們看旦，更豈有此理，直同打茶圍的一般，重色輕藝，專在腦袋上留心。非但看伶人是如此，就連請個票友也是如此。這個風氣一開，只怕票友也要作司坊的生意，不知要斷喪多少良家子弟。」春山道：「食色性也，這也難怪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早年我也唱過小嗓，卻只同熟人起鬪，永不接帖走票。你只講求腔調，不一定登台，也最合宜。這票友上唱旦，是第一樁難受的事，叫人家說不像女人不好，叫人家說象個女人更不好。真正裡外不是人，倒不如不串它為妙。我說這些話，是要叫那些少年子弟作個警戒，不可認作憤嫉之談。」春山點頭道：「是！」又坐了一回，告辭而歸。

過了些時，有幾位朋友來找春山道：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會試已過，他們司坊照例要出一張花榜。素仰十兄戲學精通，我們想請你作個主司，千萬勿卻。」春山因這次闈中文字頗為得意，偏又名落孫山之外，甚不高興，便推托道：「我同這些名旦大半都是熟識，應當迴避。此事我做不來。」大家又磨了一番，知他決意不乾，便去尋了崇輔心。輔心道：「我向來不十分懂戲，如何定得花榜，望諸君另請高明。」遂也推了不管。

眾人商議去請昆小峰，一個道：「此公專好詼諧，他定了花榜，不知要說些什麼挖苦的話，千萬不要找他。」一個道：「依我看，莫若找謝嵩如。」一個道：「嵩如是個膽小的人，動不動就說怕玷了官箴。這樣韻事，不用他為是。」議來議去，議了一個王恩潼。於是大家一齊奔到他家。

王恩潼手裡拿著一卷《離騷》，正在庭心裡看芍藥。聽說有許多人來看他，連忙放下了書，走到外面，與大家讓坐獻茶畢，說了些閒話，眾人才講到來意。恩潼道：「我今年會試落了第，正好借此發抒悶氣，況這是提倡風雅的事。我自向還略聽過戲，既蒙諸君見委，當得效勞。只是筆墨荒蕪，怕弄不好，休得見笑。」眾人道：「王兄文壇宿將，久已馳名海內。將來這些伶官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，何必如此謙虛。」恩潼道：「自來花榜，總不過陳陳相因。我今年要翻新出奇。這第一人，要選一個破天荒的怪物，和真正龍頭去比一比，諸君以為如何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妙極妙極，愈新愈趣。」當下約恩潼吃了一頓飯，把這花榜的事托了他。

恩潼自那一起，謝絕俗冗，關起門來，選拔群花。

那些司坊名旦，人人想作榜元，用盡狐媚手段，也有托人向恩潼關說的，也有本堂老闆親來請托的。也有瞞了同伴私自求見恩潼的。恩潼來者不拒，接待他們，十分周洽，笑道：「論例，你們這些小老闆兒，都應當作我的老師，怎麼反倒枉駕來訪，屈身下交，似乎太不合古了。」眾人不解他的話，回答不出。恩潼道：「這有一件故事的。從前有個王桂兒，是湖北沔陽人，可不記得是哪堂號裡的徒弟了。在萃慶班唱戲，是個崑腔小且，生得面目娟秀，如同婦人好女一般。嗓子也好，工夫也好，清歌妙舞，名冠群芳。曾隨了餘秋室先生學著畫幾筆蘭花。京中士大夫，得他的片紙如獲珍寶。他給山陰俞夢庵名蛟的這位老先生畫過一柄扇子，其實是糊塗亂抹，並不甚佳，俞老先生還十分高興，題了一闕《祝英台近》的詞。我記得他的字句是：『貯貯黃磁滋九畹，幽谷素香軟。修禊良辰，彩向竹籬畔。輸他子固多情，芸窗移對，時付與寫生班管。楚天遠，偏來湘蒲離伶，濡墨蓮柔腕。雨葉煙叢，知有墨花浣。但教枕上輕揮，餘芬微度，也贏得夢魂清婉。』御史施學（彥廉）和他是最好要的，給他起了個號，叫作湘雲。大興縣有個名士方惟翰，作了一篇《湘雲賦》，托人給這王桂兒送去。桂兒把來裝璜得十分精整，掛在中堂。有人告知方爺，那方爺掩著臉哭將起來。人問這是何故，方爺道：我久困公車，不曾中得一名舉人，是這些冬烘主司屈了我的才學。不料優童戲旦，倒能賞識我的文字。我方某定要拜他作個老師，以報知己之恩。於是拿了門生帖子，到王桂兒家中，行那師生的大禮。如今我也是落第的人，你們都要找我揄揚，總算知音，難道不可以依著他的例，作我的老師嗎？」司坊道：「王老師若定了花榜，我們便是門下弟子，哪一個敢似王桂兒那樣尊大，白折了自己的草料！」恩潼說著笑話，把他們支走。他們求托的事，卻不放在心上，只在那裡翻陳出新，弄他的奇怪花樣。

他也費了一兩月工夫，耗了許多心血，把花榜定出，順帶著一部花選，把些司坊伶人入榜的都作了小傳，傳後各綴一首小詩。前面作了四六香豔的序文。脫稿已畢，派人送去，叫大家傳觀。

這時，各司坊的名旦，都不作第二人想。那些發起的好事之徒，又各向所愛的伶人面前誇口，包他中一個狀元。不想，把這稿子將一過目，便人人人生起氣來道：「這老王實在豈有此理！這張花榜是頒不出去的。」便一齊上門當面問罪道：「王老兄，你這花榜是怎麼定的？」恩潼道：「秉公持正，毫無私弊。諸君是哪一件兒不滿意？」眾人道：「這花榜原是專選司坊中著名人才，你怎的把三慶班跑手下的尤蘇鳳作了榜元？這如何使得！」恩潼道：「我原說要新穎，脫卻陳腐濫套。你們諸位說過，愈新愈妙，怎麼如今又怪起我來？」眾人道：「新雖要新，也得有個規矩。這手下作元，是幾千年沒有的事。你是有意胡攪！」恩潼道：「今年國家的狀元，中了一個蒙古旗人阿魯特氏，難道是常例不成？這個差使，原是諸君見委的，並不是我攬事。我要選拔真才，只有尤蘇鳳堪作榜首。要不然，諸君把我的主試官革掉如何？」眾人大怒，把他這張花榜撕了，憤憤而散。

恩潼哈哈大笑，弄了盤纏出京去了。

眾人另請名流重開花選，不在話下。

這個手下作元的笑談，卻是遍傳都中。那些旗下朋友聞知此事，少不得聚在一處，紛紛議論。都道：「這真正豈有此理！怎麼旗下人中了狀元，就該是手下作花榜的第一名？要知主子家是憑著文章挑選才子，沒偏沒向。誰的文才好，就該誰中的高。今年漢勾子不出能人，咱們方字邊有了大才子，壓倒他們，給大清國露了這麼一回脖子。他們還敢不服，真叫作不知天命！主子這一回放的考試官兒賈楨、寶（上「均」下「金」）、譚廷襄、桑春榮，一位中堂，一位尚書，一位侍郎，一位閣學，倒有三個漢人。怎麼頭名不中漢人？可見是沒有私弊的。」有人聽了，駁道：「這四位是會總，中狀元是要廷試的，與他四位無乾。那個會元廣東廖鶴年，才是他們中的。」這些旗友如何肯服，大瞪著眼同人家強爭個不休。那幾位高等旗人雖不說這樣話，也覺著這張花榜定的刻毒，不以為然。

延四爺坐在家中，掀髯笑道：「不料漢兒如此輕薄！」旁有延四爺的少爺，喚作會章，年方二十歲，便道：「這不過是鬧著玩兒。其實，狀元自是狀元，手下還去跑手下。況且旗人點狀元，竟自算穩當了。手下作花元，即有人出來搗亂，不能作準，就如同沒有這事一般，旗人儘可以不必大驚小怪。本來旗人少，漢人多，旗人一入宦途，升的稍快，漢人便擁擠住了。他們不知就裡，就說皇家偏向旗人，已經不服。這狀元本是吃不的喝不的的外帶不受使的一件亙古大廢物，盡可留著要結漢人之心，何必定給旗人爭這個虛榮！至於人品道德的清望，也不專屬狀元。狀元好到極處，只作個寫字兒的匠人罷了。」延四爺聽了沉吟不語，點了一點頭。會章退出，延四爺看著左右的用人道：「這個孩子向來沒出息，我極不喜歡他。但他今日這番話，卻不甚糊塗。我知道這孩子近來常和陳子韜在一處，真個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或者日後不墮我的家聲，也未可知。」左右答應了一個「喳」字。延四爺又笑道：「只是我不十分教給他戲裡的事，將來聽戲的身份恐怕比我差的太遠了，然而也未嘗不妙。」左右也答應了一個「喳」字。延四爺把會章的話細細想了一回，覺得果是不差。自此有人再談狀元手下那些不平之論，延四爺便不開腔。

這日兩宮太后，召見大臣，叫了內閣學士延煦一個起兒。延煦下來，軍機上去。

佛爺道：「延煦當差，也還勤謹。再有侍郎出缺，他的資格夠上補了。」漢軍機奏道：「侍郎理部務，責任非輕。延煦為人雖清直，卻不無偏頗，恐不稱卿貳之職。」佛爺道：「侍郎原是副官，不過幫著尚書辦事。延煦也未必做不來。」漢軍機道：「延煦留心戲曲，恐妨政事。」佛爺道：「這更不相干。從前乾隆年間，張照在內廷編戲，那《蓮花寶筏》、《勸善金科》的大套玩藝，都是他的製造。關槐並且親自登台吹笛。這兩人，一個作尚書，一個作侍郎，也不曾誤了什麼大事。延煦即便比不得張照的才華，難道不如關槐嗎？」一個漢軍機奏道：「延煦這個人，實在大用不得。他平常總自比他是包拯。那包拯人稱包老爺，是戲裡常有的，就是宋朝的包文正。其名叫作忠臣，其實是准斤十六兩的一個大渾小子。臉長的比鍋煙子還黑，一輩子一點人矢都不拉，硬敢在宮裡扒宋王天子的龍袍。古來忠臣扒主子，只有這一回。並且把這天子的御衣當著宋王天子，就使荊條棍兒亂揍。按倒了駙馬，當著太后、公主一劍三截。這個駙馬，不過停妻再娶，又是盲婚，並沒造反，犯不了死罪。天天混攪，連五殿閻王都被他攪得乾不了，溜下森羅殿，乖乖兒的把王位讓給他坐。延煦聽戲聽迷了，定要學這樣面茶鍋裡煮出的壽桃。這個人，要給他個侍郎，恐怕咱們這一朝也要留點子腳印呢！」佛爺聽了道：「既然你們都說他不行，或者是真不勝任。但京的大部他雖辦不了，那盛京也有部臣，延煦可以叫他往那裡經歷一番，老一老他的才，再叫他回京，也未為不可。」軍機領諾而退。

冬十月，盛京兵部侍郎出缺，軍機大臣把應升應調的人員開了單子，奏呈上去。硃筆圈了延煦。

這日，延四爺將下床，門外一片聲喊：「大人高升！大人高升！」門丁呈進報單，知道簡了奉天的卿貳，即賞了報喜人。延四爺整肅衣冠，拜了天地神明祖先，一家子也磕頭慶賀。晚間，看見聚升報房送來的黃皮京報裡面，有「延煦著補授盛京兵部侍郎」的一道諭旨，延四爺即寫了一個說帖，吩咐用人道：「你快到銘安銘大人宅裡，請他家師爺湖北的那位陳老爺，給我寫謝恩折子。」用人應著去了。便有一班士大夫和那些梨園名優，絡繹前來道喜。延四爺一一接待。擇定行期，入朝請訓已畢，剋日出都。

眾人少不得替他錢行。他的親戚世誼是極多的，今日東家，明日西家，忙個不了。那交情泛泛的，還辭了好幾處。

最後一日，是昆小峰、崇輔心、孫春山幾個熟人的公份兒，席設在南下窪子慈悲禪林，就是漢陽人江藻所建陶然亭的故址。那日，梨園名且胡喜祿、梅巧玲、王絢雲等，也來陪坐。四面擺著火爐，獸炭熊熊。延四爺坐在中間，身披重襲，還不覺冷。眾旦花枝招展，左右圍繞。延四爺顧盼之間，覺得眾旦各有各的體態，各有各的精神。只絢雲久病初癒，面龐清瘦了許多。慈悲禪林的當家和尚上來問訊，隨後香伙擺上三十二個碟子。延四爺和眾人隨意吃了些，轉到文昌閣去，參了聖像。推開後窗看了一看冬景，覺得四野荒涼，勁風撲面。走進正殿，原來供奉三大士。旁邊一座小龕，供了關爺父子，並大將周倉。神像雖只豆大的金身，卻塑得威風凜凜。小峰指著眾旦道：「快不要進去，周倉在那裡向著你們擺手兒呢！」眾旦道：「啐！偏你不說好話。」輔心聽了不懂，向小峰詢問。眾旦不許他說，只得罷了。延四爺這一日脫略形骸，倒得個酒足飯飽。眾旦或是崑腔，或是亂彈，每人唱了一支。直到日落西山，盡歡方散。

過了數日，延四爺攜眷起身，前赴盛京。眾人送至城外而歸。

春山和輔心去聽了一日四喜班的戲。巧玲演了一折《千里駒》，是張巧兒計救劉公子的故事。輔心問這齣戲的來歷，春山道：「我聽得小峰說，這戲出在《今古奇聞》上，並且是楊生，不是劉生。可見小說和戲劇不同之處甚多。」戲散後，走到園子門首，忽然遇著一個人。他見了春山，叫了一聲「孫爺」，春山卻叫了他一聲「春山」，略一招呼，各自走開。輔心道：「怎麼，他也號叫春山，與你相同？」春山道：「這就叫作蘭相如、司馬相如，名相如實不相如。他是四喜班崑曲好老曹春山，真是一肚子好能耐。」輔心方知是個梨園。二人又走了幾步，到了車廠，套了車，各自歸家。